



Julien Gracq  
Au château d'argol

阿尔戈古堡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王道乾 张小鲁 译

Julien Gracq  
Au château d'argol

# 阿尔戈古堡

[法] 朱利安·格拉克 著  
王道乾 张小鲁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4-27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戈古堡 / (法)朱利安·格拉克 著; 王道乾, 张小鲁 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7847-5

I. ①阿… II. ①朱… ②王… 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7778号

AU CHÂTEAU D' ARGOL

By Julien Gracq

Copyright ©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3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JOSÉ CORT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 阿尔戈古堡

---

作者: [法]朱利安·格拉克

译者: 王道乾 张小鲁

出版统筹: 文 建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 × 185

字 数: 120千

印 张: 4.3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47-5

定 价: 29.8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我是人，但不是能和你们觥筹交错的那种人

——关于格拉克的《阿尔戈古堡》

吕新

贵族后裔阿尔培，无意于世间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只醉心于对世界的哲学性的探索，专心致力于探求解决感觉与思维世界之谜，自愿成为黑格尔的忠实信徒，甚至期望能够献身于“德国唯心主义的第一缕曙光”中。他有一副诱人的面容，而这样的面容，诚如作者所言：“生来就是为了深潜于生命极微妙的秘密之中，去攫取生命的种种令人发狂的实有。”

阿尔培买下一座地处偏僻的古堡，就是阿尔戈堡。他带着黑格尔的著作来到这远离世人与繁华的幽居之地，一边在等候两位朋友的到来。负责看守古堡的一名仆人，在把他接到古堡之后，便开始昏睡。

作者格拉克把他的这部作品称之为叙事小说。但是在我看来，除了热衷于超现实主义的少数人，恐怕少有人会赞同这样的说法。格拉克反对存在主义，可以理解为反对的是所谓的现实的合理的存在，只因为他本人是超现实主义的。

作者朱利安·格拉克，曾经获得过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二十世纪超现实主义文学三大继承人之一，深受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布勒东欣赏。

作品一开始，对于阿尔培容貌的描写，让我首先想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十九世纪大师们在把他们的主人公推向前台时所用的笔法，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肖像描写，而非二十世纪的出场方式。而对于自然环境的描绘，则让人的眼前浮现出连续不断的欧洲水彩画。在阿尔戈堡的周边，作者让我们见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景观：黄色的太阳，干涸的平原，自然形成的犹如史前建筑的巨大石柱，庄严的群山，巨大的沼泽地，波涛汹涌的大海，海岸上的悬崖峭壁，莽莽苍苍的森林（主要是橡树和黑松林），犹如“某种给人以轻快之感的日本木版画般的丘陵”，清亮的小溪，绿草如茵的平地……世界上，也只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才能把这众多的自然调集到同一个地方。

至于阿尔戈古堡，本身就是一个迷宫，历史与现实互为

生成，既有自然的强大、陌生和不可知，又有着人工——人心的诡谲和深不可测，其中的大多数房间无法区分彼此。

主人公阿尔培，很容易让人想起《战争与和平》中的理想主义者皮埃尔，但皮埃尔的双脚是紧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的，我们能看到他吃饭、睡觉、喝茶、与人聊天，甚至争执，为了理想而到处奔波。皮埃尔的身上是有体温的，阿尔培好像没有。与皮埃尔相比，阿尔培基本不食人间烟火，他的身体和生命始终悬浮在空中，其真正的足迹，既不在德国的曙光中，也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这样的人，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能见到的人，不是那种能与他人推杯换盏、勾肩搭背的人，当然更不是那种能够结党联盟的对象。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一切，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真理恍惚降临人间，他渴望飞升，只是为了更接近前者。

两个朋友，埃尔米尼安和哀德，不久后即到来。埃尔米尼安是部分欧洲青年的翻版，从他的身上，能找到不少那样的年轻人。而哀德，则让人想到林中女妖，但这个女妖是会死的，是会升天的，死于绚烂的自然，上升于理想。

我也是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文本，在如此背景下和环境中，人何其渺小，柔弱如花瓣，一触即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始

终带有厄运，最终的结果只能消失于自然。

这样的一种接近于抽象的生活，完全没有日常生活的烟熏火燎，没有俗世的悲欢，没有常见的锅碗瓢盆，甚至连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都不曾存在，连一支香烟都没有，连一片面包都没有。

因为，他们当然不是在过日子。

可是，他们又真的不是在过日子么？

## 告 读 者

介绍一部其内容看上去显然与某个文学流派的某些作品有着血缘关系的叙事小说也许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无需在这里给出任何借口，惟有文学流派——就这个主题进行讨论更是没有可能——给战后时期带来了万象更新希望之外的某种东西，它重新勾起了在探险家心目中永远孩童般真稚的极乐天堂里销声匿迹的种种赏心乐事。某些绝非虚幻的幽灵有着改头换面的本事和晴天霹雳的效果，它们突然显灵，出现在人行道上，空寂的房间里，森林和路径的拐角，用它们的魔爪在陷阱圈套所能捕捉到的所有一切之上无止无休地印刻标记，诸如此类的种种观念如今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强调这些观念倒会显得不合时宜。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新曙光去阐明某些定义模糊却又



永远引人入胜的人类问题，假如这就是人们对此判断的依据，绝大多数宗教信仰坚持把这些问题——更加具体地说，是首当其冲的灵魂拯救的问题——摆在神正论的首位，名正言顺地代人求情的那个人似乎从来就不应该被完全搁置一边，否则就要回收承蒙恩赐的一切功力——究竟是**救赎**还是**惩恶**：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决定互为依存，不可分离。即便如此，这条尚未开辟的路径上却也不乏开拓者。瓦格纳的作品总是在诗意盎然的遗言中告终，而尼采却大错特错，将之当作精神食粮过分轻率地抛给基督徒，使批判家迷失在显然是非常肤浅的研究秩序当中，以致人们至今仍然体会到“主对基督救赎奥秘的许诺”的说法带来的那种惨痛的难堪，对此，尼采负有重大的责任，瓦格纳的作品始终旗帜鲜明地力求进一步拓展他对阴谋，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地狱的研究范围，仅凭这样的作品就能让我们明白，**帕西法尔**<sup>①</sup>并不意味着给尸身敷圣油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死者又是那样的顽固不化。如果说这本菲薄的叙事小书只能被看成一个杰作的**魔鬼版本**而得到充分的认可，那么人们惟有期待从中迸射出肉眼尚且不愿看到的某种光亮。

---

① 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同名歌剧《帕西法尔》（1882年）中的主人公。——译注（本书注释若无说明，均为译注。）

围绕着这篇小说的情节展开的那些通常被视为起伏跌宕的情境绝非其核心之所在。反复思考之下，我认为这些情境只能被如实地看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谨慎克制的本能姿态。只有天才高手才能在这里豁免诸如此类的“不要搞错”。我曾经为之奔走相告的那些现象所遭到的始终不渝的抵抗是如此的熟悉，以致这样的抵抗可以而且应该被当作放在所有人手中的这篇叙事小说资质平庸的唯一理由。

不消说，从象征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对象、行为或者情境未免过于天真，它们仿佛是在这本书的某些十字路口竖起的路标留下的一个始终不合时宜的投影。一般来说，关于来自始终蕴含着或真实或想象的生活的偶然性的那种象征性解释贫乏得令人发笑，姑且撇开具有标识意义的一切观念不论，唯有围绕着每个事件和或强或弱的情境所产生的未经加工而又触手可及的概念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这里被恰到好处地取而代之。正如玄学十分精妙地指出的那样，“已知之物”在书本上和生活中令人信服的旺盛活力本身应当永远拒绝排斥任何幼稚无知的那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幽灵幻影，最终激励我们去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净化行动。

至于在这篇叙事小说中比比皆是，旨在启动那些始终不易

操纵的恐怖机关的兵器，它们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尤其在表面上得到了表述，因而可以在尽可能遥远的地方扮演预警信号的角色。摇摇晃晃的古堡、声与光、夜的幽灵、梦幻，保留剧目始终必备的元素完全由于其似曾相识而令我们欣喜若狂，它给烦闷苦恼的情感带来必然的伤害，提前预告即将到来的震撼，就连最俗不可耐的情趣错误也未能幸免。正如战争谋略只有通过互相抄袭才能更新，我们对这种创意令人眼花缭乱，既荣耀又忧郁的感情有所感悟，浮想联翩，弗里德兰战役<sup>①</sup>就是坎尼会战<sup>②</sup>的翻版，罗斯巴赫会战<sup>③</sup>无非是留克特拉战役<sup>④</sup>的重演<sup>⑤</sup>，大概可以肯定的是，作家唯有在这些声名卓著而又不断成倍增长的标记符号底下才能班师凯旋。但愿能够在此调动

① 弗里德兰战役，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与俄国之间在波兰北部，距现今俄罗斯哥尼斯堡东南43公里的弗里德兰进行了23个小时的激战，以法军完成控制战场而告终。

② 坎尼会战：公元前216年8月2日于东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的坎尼城外发生的会战。迦太基军队在主帅汉尼拔的率领下成功击溃了由执政官伊密略·鲍鲁斯与特林提阿斯·发罗统领的拥有数量优势的罗马军队。虽然会战的结果并没有为迦太基取得重大优势，此次会战至今仍被称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以战术取胜的战役之一。

③ 罗斯巴赫会战：18世纪欧洲经典战役之一。普法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联军之间的这场战役发生在1757年11月5日，以普军大胜结束。此战被誉为腓特烈大帝最辉煌的战绩。

④ 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6月希腊城邦底比斯与斯巴达及其盟军之间在塞斯比阿领地内发生的战役，以底比斯的将军和政治家伊巴密浓达大败斯巴达而告终。此役确立了底比斯在希腊的霸权地位。

⑤ 有待核实。——作者原注

《乌多芙堡之谜》<sup>①</sup>，《奥特朗托城堡》<sup>②</sup>和《厄歇尔府》<sup>③</sup>的声势浩大的奇观，用镣铐枷锁、鬼魂幽灵、棺木灵柩留下的一点魔力与微弱的音节沟通交流：这些不可思议的奇观始终不停地在作者身上施行魔法妖术，为此，作者只有明白无误地向它们行礼致敬。

1938年

---

① 英国作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 1764-1823）的哥特小说。

② 英国作家贺瑞斯·瓦尔浦尔（Horatio Walpole, 1717-1797）的哥特小说。

③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短篇哥特小说。

# 目录

- 001 阿尔戈
- 021 墓地
- 033 哀德
- 045 埃尔米尼安
- 055 海浴
- 063 深渊上的小教堂
- 075 森林
- 084 山径
- 104 房间
- 111 死

## 1. 阿尔戈

在午后阳光照耀下，原野上依然十分炎热，尽管如此，阿尔培还是上路了，沿着那条直通阿尔戈<sup>①</sup>的漫长大道走去。大道两侧长着英国山楂树，树荫已经大大地布展开来。他就顺着道旁树影往前走。

他情愿再用一小时时间把那偶然引起的不安心绪再细细咀嚼一番。那是一个月前的事，他接受某种热情好意的推荐，买下这处阿尔戈小堡，连同小堡所属森林、田场以及附属建筑物。这个地方，直到今日，他还不曾前来亲自看一看。与其说他曾经领受某种热情善意的推荐，倒不如说是听信某种带有

---

<sup>①</sup> 阿尔戈（一译阿尔戈勒），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市镇，属夏托兰行政区，距夏托兰22公里。

神秘意味的介绍——他那位异常亲密的友人，用异乎寻常的带有喉音的说话声调，向他介绍情况，正是这样，他才下决心把这座小城堡买下来。对此，阿尔培是记得一清二楚的。他的朋友，一个有身份的体面人物，是巴尔扎克、大革命时期朱安党<sup>①</sup>叛乱以及神秘小说的爱好者。所以，买下阿尔戈堡一事他无需多费斟酌，当即签字付款，一切全凭机遇安排就是了。

阿尔培是贵族巨富世家的末裔。这个家族社会关系很有限，他一直被小心翼翼长久留在外地偏僻领地上不许外出。他十五岁就表现出卓犖不群的人品，显示出才华美质，奇怪的是不论巴黎什么人期许于他将要在巴黎要取得什么卓越的成就，他竟一概置之不顾。知识这个灵怪事物是这个有天赋的人所有的力量的主宰。欧洲各地著名的大学他都去游历过，尤其是那些最为古老的高等学府，他更是十分重视，在这些大学里，中古时代名师学者宣讲的古代哲学知识就是现代的名家也难以望其项背。在哈雷、海德尔堡、帕多瓦、波伦亚<sup>②</sup>，他都曾留下自己的足迹。不论是在哪里，他都以他的知识渊博、见解卓越

---

① 朱安党，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发动叛乱的保王党；巴尔扎克曾著有小说《朱安党人》（1841）。

② 都是文化名城，学术中心。哈雷，德国东部城市；海德尔堡，位于德国西南部；帕多瓦、波伦亚，在意大利。

而引人注目。不过，人们都说他交际少，那是因为他一贯对女人所持的傲慢态度使人们很感诧异的缘故。他见到女人并不退避，同所遇到的女人中某一位一经发生较为亲密的关系，他也从不忘记保持态度平静，始终保持一种很有分寸的风度。他竟有这样的本事，说出一些挑衅性的话语去刺激对方，从他口中说出的这类词句是那样非同寻常，又是那样轻慢悖谬，甚至最强硬的女人听了也要气得面无人色，继后还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表现深自懊恨。对于她的这样的表现，他反过来还说那是出于恐惧之心。因此，这些很有魄力 的女人只有怀着惋惜之情看他永远在异域过着漂泊不定、无精打彩的生涯。他有时也试着写几篇文章，文章写出来一向是内容丰富、才气横溢的，有些文章表明文中所用的资料很有独到之处，也有说服力，使他在巴黎文学界保持着仅有几位可信任的友人在读过他的文章之后，既感到欣慰，又为之感到不安，因为文章表现的正是作者内心和趣味的离奇傲诡。他的面容一直保持着那种苍白如玉的美，近年来又呈现出一种几乎是注定惨死那样的特征。前额分为饱满的两叶，上面显示出来的线条坚定有力，线条伸展开最后隐没在飘乎不定的金发之中，那金发是那样纤细柔韧，以至那些蓬松的发卷在风吹拂之下被拉直引长了——这是某一类献身于耗人心血的思辨研究的人的面容极为罕见的那种特征。他的鼻



子是直直的、纤美的，仿佛是一种平滑细腻、密不透光的天鹅绒那样的物质做成的，鼻翼不停地开合，异乎寻常地抖动着。大自然企图让他的双眼视线中心轴不是严格地平行，大自然设下这些不见形迹的诡计竟使那一对眼睛也为之惊愕不已，一对眼睛仿佛总是从后面观看它们所审视的对象，因此眼睛就把一种无边无际的内心的梦幻的重量像是从肉体上同眼目所注视的对象连通了——纯美的眼白在目光斜视下显露于外，那眼白惊慌不定，像是一位半神<sup>①</sup>发出可怕的意想不到的信号一样。丰满的嘴唇，天生具有奇异功能，使自身总是保持在饱满状态之下。颈项的姿态优美，宽阔饱满的胸部生来就是为了灌注热情的。一双手充满着热情 and 不安，手指修长，每一根手指仿佛都享有自己的独立的生命，极微小的动作，骨节的伸曲和长时间的弯曲，都是这一双手种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这天使一般沉思着的形象，仿佛总有来自上界活跃的轻风在那具有灵光驻守的前额上不停地吹拂着，但是，这面容所具有的灵性却每时每刻都是这肉身、这修长有力的肢体所显示的色相与致命的美所戕害的对象：其中还布满着另外一些陷阱；某种令人不安的柔顺，某种沉睡着的热力，某种浓重血液含有的蒙昧和魔力注满

---

① 即半人半神，神话中神和人所生的后代；亦指受人崇拜的英雄人物。